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三回 土地廟暢談玄理 溫柔鄉引誘道童

卻說采和於極困難危險之中得仙人救應，反叫大蟒送他到土地廟內。其時天已黎明，采和只覺又暈又饑，疲不可支，忙去叩那土地廟的山門。哪知開門迎接的，乃是一個容華絕世，丰韻天成的妙齡美女。采和出自意外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忙即舉手為禮，動問姑娘可是常住廟中，貧道因貪趕路，途中遇著意外，幸得上仙保佑，脫險至此，欲在貴處暫歇遊蹤，香資照奉，不知姑娘可能允許。那姑娘見他那種狼狽的樣子，心中似乎怪可憐的，忙含笑說道：「出家人到處為家，何況是廟宇地方，焉有不能寄居之理？雖今庵主不在，但我和他是俗親；也可作得主意。道長不必客氣，請進裡面奉茶。」采和才放了心，道了謝，跟那女子進門。裡面有間小小客堂，那姑娘請他坐下，喚道姑泡上好茶。又說道：「道長遠來，大概很饑餓了。此間荒僻，無可奉敬，只有我俗家自做的麵條兒，道長可能用些？」采和肚中正在雷鳴，羞於啟口的當兒，得此一言，不期心花大開，慌忙起立道謝。姑娘含笑，命道姑速去下兩碗麵來。道姑應命而去，不多時，捧來兩大碗熱騰騰、香噴噴的素麵。采和肚中的蛔蟲聞得麵香，越發大鬧起來，再不及客氣，趕緊接過一碗，說聲請，舉筷兒就吃。姑娘見他餓得如此，真是又歎又笑，忙說：「此地沒有外人，道長大可請便，不用客氣。」說著，自己也坐在下首，陪他同吃，一面問采和的來蹤去跡。

采和一一回答。

姑娘一面聽，一面很覺有些詫異的樣子。等他吃完了麵，方才笑說：「道長不要怪我胡說。似道長這等門第人家的子弟，又在青春之時，怎麼不思讀書上進，為官作宰，享些人世繁華之福，卻要如此遁跡世外，出生入死，受苦茹辛。難道世上真有什麼仙人麼？仙人真個可以隨便修成麼？」采和不等他說完，笑而對道：「原來姑娘雖在廟中，卻並不怎樣信道，所以說的全是外行話兒。從來說神仙原是凡人做，焉有奮志求道，而不能成仙之理？至於說世上有無神仙，這話在別人或者還要半信半疑，貧道卻已一百二□分的信為必有。這也不是據理而言，委實貧道眼見神仙聖跡，已不止一二次了。不說別人，單說貧道自己的師尊，便是一位上界的真仙；還有昨兒晚上在空中指斥大蟒，救護貧道的，當然也是一位仙人。要是不然，怎有那種法力？可使如此兇悍蠢笨的畜生，俯首聽命呢？」說到這裡，又回溯前情，把以前經過的許多異事，約略地告訴那姑娘。

末了，又很懇切地說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貧道幼年也是一個世情絕深，道心毫無的人。彼時心中，也何嘗不想為官作宰，發財發福，享受幾□年人世的風光幸運。比及幾次遭變，漸覺人生世上，無論如何富貴，怎樣光榮，總之都如過眼的煙雲，一轉眼兒，什麼都沒有了。同時因得了仙師的指點，道友的規勸，始知世上真有仙人。而仙人又確乎都是凡人修煉而成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大澈大悟，覺得霎時風光，萬萬不抵無窮福命。若因短時的榮利，失卻永久的幸福，未免犯不上算。因此決心拋棄一切，遵從師命，願吃一世苦楚，務要求得神仙大道。大道得成，神仙可致，那是最好的了。萬一中途遭逢危險，竟致身死他鄉，或葬身於獸類之腹，總之不過是一個死字。同是一死，富貴至王侯卿相，貧賤至輿台走卒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「再換句話說，壽終正寢，與葬身獸腹，也是一樣的。長眼不視，自世俗之見或者看得壽長壽短，好似□分重大的一件事情，自天地同壽萬劫不磨的神仙看來，活到百年，與死於襁褓，還不同是這麼一回事兒？並無□分長短之別麼。貧道自從看透了這層關係，不但對於向日希望的富貴視同浮雲之過眼，就是壽限的長短，死狀的吉凶，也都全不放在心上。總之，一意專心，向著大道的路上走。走得通與走不通，橫豎都屬命中注定，非人力可能挽回，那又何必介於懷抱呢？所以姑娘才問我有無神仙，和凡人究竟能否成仙？這兩句話，不但我敢斷定世上必有神仙，而且必是凡人修成。更談得切實一些，就算無有神仙，未必可待，凡人能否修成仙，未必確有把握，而我的心中，卻完全不管這些。更不但不管，簡直連想都不去想它就是了。再則，也不必專是我一人如此。貧道愚見，以為凡是修仙之人，都要有此種堅決的意志，和宏偉的毅力，才真有成仙之望。若是今天出家，明兒就想得道；道還未得，馬上又想到成仙之後，如何如何快活，恨不得立刻就能騰雲駕霧，飛去飛來，長生不老，萬劫長存。那等意態，與俗人指望升官發財，又有何等分別？這等人，便請他不必自討苦吃，橫豎是無所成就的，何必白受一番艱危辛苦咧。」

姑娘聽了，忽然抬起頭，朝采和望了一眼，面上也似乎露出一副愉快歡慰的情形來，但卻仍舊淡淡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依奴看來，人生一世，短便短，也正為了太短，合該趕緊圖些眼前的快樂，別等無常到來，要快樂也來不及了。至於修仙的話，究竟太荒唐了，只可以哄哄那批笨漢；稍微聰明些的人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相信。道長不信，只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，絕世聰明之士，他們難道不喜歡長生不老，永為世外逍遙的人？為什麼不聽見他們修仙學道，卻一個個致身君國，做那君明臣良、國泰民安的事業呢。難道他們都是呆子，不曉得凡人可以成仙麼？」

采和正色道：「姑娘此言差矣。世上本有三教：一是儒，二是釋，三是道。儒教已大盛於中土。釋教方發軔於西方。只有我們道教，起源在開闢以前，雖然不如儒、釋兩家之盛，而歷史的久遠，卻超過它們。姑娘才說聖賢豪傑為什麼不去修仙，這話看似有理，其實並未深知各教源流宗派和內容宗旨。要知三教之道雖殊，而所以利民福國則一。即如我輩，現方出家，去成道之期太遠。但欲修成大道，一面固須本身修持之功；一面還得廣立陰功，普結善緣。要把心田的基礎，打得□分堅實，始能逐步進功，漸臻妙道。陰功愈多，善緣越廣，即其所成就也越大。此等方法和步驟，試問同與儒、釋兩道，有何分別？再從兩家說來，它們也各自有修道功夫，情狀雖殊，其理則一。即它們的結果，也自有樂在。姑娘，你莫認作聖賢壽命，不過和常人一樣。須知人的身體，也和器具一般。聖人庸人同是一器，不見得聖賢的器具，可比常人堅固一些；自然壽數和平常相仿，不能特別長久。但聖賢的靈魂，卻也和神仙一般，千秋常在，萬劫不磨。正似我輩修道之人，雖然間有肉體飛升者，大多數還是丟撇軀殼，只把靈魂上升，是一樣的道理哪。姑娘是大智慧人，可知三教鼎立，殊途同路的話麼？儒家既自有它們的路子，自然不用再做我輩的功夫。猶之我輩自有功課，不必效法兩家也。」

姑娘啞然大笑道：「可又來了，既說修仙之外，別有長生之道，何苦定要出家。」采和見說，不覺一呆，忽然醒悟過來，也笑道：「既是修道可以成仙，又何必改走儒、釋之途？況三教修持，總貴專一有恒。若如姑娘尊論，於已經出家之人，還可回轉家門，重做人世事業。休說道家所斷斷不許，又豈它教所能容許收納麼？」

采和說到這裡，已覺心中有些不大耐煩再和這女子纏繞。偏那女子絕不原諒，老是他糾纏。采和又是好笑，又有些生氣，看窗外紅日高懸，曉風入戶。自己雖然進了食物，精神增壯，不曾感覺疲乏，但為離開這女子起見，忙說：「姑娘才允貧道暫時借寓，貧道因一夜辛苦，此時竟然支持不得，還乞即賜方便，略得安息，庶不誤貧道趕路。」姑娘聽了，好像不信他如此困頓的樣子，帶笑帶諷地說道：「我這麵食，和尋常市品不同，有人吃得到的，不但□分補益氣血，若每天吃得一碗，就可祛病延年。怎麼道長吃這一大碗，還說什麼疲乏辛苦的話。不是你沒福受用，必是你身體不行了，簡直連這等大補品，都白白送在肚中，可見修仙二字，是絕對沒指望的。倒是你自己說的葬身獸腹這話，或者竟有八九分可靠吧。」說畢，又是嫣然一笑，隨向采和乜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我一片婆心，好好的忠告，一句都聽不進去，還要自恃聰明，滿口胡辯。這等妄人，我倒還是頭一次看見咧。」說時，又不住的向那采和瞧看，雙雙眉黛對鎖春山，一種含怨含釅的神態，隨時流露出來，越顯得嫉媚嬌愁的姿態。除是鐵石之身，誰也不能不起一種憐愛心腸。偏偏碰到這位道者，可正是萬中選一的鐵面人兒，不但不領受他這等盛情，反因萍水之交，覺他關切過份，認為是一件非常可怪可怖的事情。疾忙低下頭，不吱一聲，連瞧都不敢一瞧。

這時，那伺候的道姑也立在一旁，含笑說道：「這位道長哪裡像個窮道士，分明是一位大家公子。我家姑娘今年才□八歲，芳容才德，莫說舉世所稀，就是天上神仙，也未必賽得過他。我家老爺在世時，曾做過楚國大官，門第也算極高了。昨兒晚上，他老人家示夢小姐說：『明天有一位少年道士，前來借寓安身。此人和你有姻緣之份，可留住了他，結為婚姻。』因此我家小姐一早就

起身等候。不料才一起牀，道長已經到了門口，可見正是天賜良緣，一點沒得舛錯的。所以我家小姐再三勸你不要出家，就是這個意思了。公子，你也想想，放著小姐這等人品才華，走遍世上，哪裡去找第二個人？多少公子王孫，挽親覓友，前來執柯，小姐都沒有一個中意的。今兒偏偏垂青你這位公子。這等福氣可是容易遇得到的？我替公子想來，還是乖乖地脫下道裝，換上儒服，就在此地結成良緣。即要修仙，也等享過二三十年夫妻之福，那時兩人同心同志，一同用功，只要凡心一淨，還不隨時可以昇天。而且夫婦同修，用起功來，也熱鬧些，強如一個孤獨之身，棲棲惶惶的，奔山涉水，歷險經危，這是何等不妙。還請公子再思而行。」

采和聽他越說越不像話，不期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原來你們主僕不是真心留客，是要遵你們主人的夢兆，把我這出家人，拉到你家小姐的香國中去，重新做起恩愛夫妻來。雖則總是小姐盛情，你們老主人的厚愛，但我卻是不中抬舉的人。方才早已說過，我連自己的身子、生命，都早已置於度外，便是真個天仙下降結配姻緣，我也斷斷不能承命。還是請小姐放出慧眼，另外找個門第相當、才貌相仿的公子王孫來做個配偶吧。乞恕貧道執性拘迂，有負盛情……」

一語未完，忽見那姑娘珠淚淋漓，伏在案上痛哭起來。采和見了，心中也似很可憐他的。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，只有硬了心腸，向他再道歉，一面急欲離開此地，求那道姑帶去客房休憩。道姑見他如此挺硬，心中似乎很生氣的樣子，厲聲說道：「公子莫非疑我說的是謊言麼？先主人夢中，還把公子的姓名門第敘得詳詳細細。公子如不信，容我一件件說給你聽。請問公子不是姓藍，名叫采和兩字麼？不是某處某村人麼？不是為了後母作對，將你夫妻倆如何凌辱，因此你倆怎樣和他們相關，如何出了家門，同去投水……」這道姑把采和過去的事，說得十分詳盡，簡直與親眼瞧見一般無二。

采和不覺駭得目瞪口呆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聽他說到夫妻投水的話，采和忽然轉了一個念頭，心想：「一個死鬼，哪有這等能耐，能盡知我家的事。難道眼前的小姐，是什麼妖精變化美人，專來誘惑我的？若是如此，我除一死之外，哪裡還有別的辦法？但他既不曾變臉，我這一無本領的人，當然不能先去尋他的事。」於是一味哀求那道姑說：「本人曾在師父面前賭過毒咒，此生不得成道，便當如何如何。小姐的雅愛，實在不敢承受。就是你們老主人泉下高誼，我也永誌勿忘，將來但有寸進，再容盡力圖報。現在你這位姊姊說的話兒，卻不敢承教，也且不願入耳，望你莫再啟齒。」

道姑聽了，微微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真是怪事。如今世上竟有許多年輕人兒，好好的忽然要出家起來。上次不是那位郎君也是要修什麼大道，結果大道還不曾得到，卻先遇見了大盜，輕輕一刀，把一條小性命兒，送到閻王殿上去了。這還是不久前的事兒。不料今兒又來了這樣一位傻子，連這等眼前好事，都丟撇得下，一定要走到那條絕路上去。真是奇怪極了。」那姑娘卻不說什麼，只有低頭默坐，淚水瑩瑩，似乎不勝傷感似的。聽道姑說完了話，便輕輕地叱了他一聲道：「人家不願意要我，你還要饒什麼舌？領他去休息休息，不必再和他費什麼口舌了。」說罷，悄然獨坐。兩道秋波一汪一汪的，險些要流淚下來。忽地抬起頭，朝采和瞧了一眼，突又低了下去，芳頸垂到胸臆，再也仰不起來。

采和卻明明聽得出他那一陣哽咽之聲從喉間度出，那種似怨還羣的神態，越發令人可憐可愛。就是采和心中，也存著個萬分不忍的意態。事到其間，自覺無可慰藉，只得向他謝了一聲，立起身，急匆匆跟著道姑走了。到了西首一間廂房內，裡面設有極乾淨精緻芬芳靡麗的牀鋪。道姑悄悄笑道：「你瞧吧，這是我們小姐的繡榻。他那麼一個愛潔的人，竟肯把自己的被鋪，供你休憩。你這人要不是天生的鐵石心腸，怎麼沒一點回心轉意麼？」

哪知采和一聽此言，就返身出外，說道：「斷斷不敢輕褻小姊，還請另找房屋，但有一牀草榻，可容安身足矣。出家之人，多糟蹋人家一些東西，便增多一分罪過。我這初學道的人，哪經得這般折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走到門口。不料道姑嘻嘻一笑，用力將他拉了回來，說：「你到哪裡去？這裡是一座荒廟，能有多少房間。除了這一間是新近收拾出來的作客房之外，哪裡還去找什麼草鋪閒房？」采和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在殿上打個盹兒也好。人家閨秀的房間，怎能胡亂失禮？」

道姑聽了，面上就有些不大自然的樣子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全是使人為難的事情。人家已經替你預備了牀鋪，你又有許多大道理。你既是客人，可沒叫客人受委屈的道理。芒牀草鋪，連我們當下人的，也不得如此簡陋，怎能叫你安身？若說在大殿上打盹，更不成句話兒。我們這等慢客，明兒給庵主曉得了，也不答應。我勸你將就些兒吧，就享這一天的福，不見得老天爺就派了值日功曹，抄了你名姓去，打下你到阿鼻地獄去受罪。倒是你隨便一點，省得我們一些腳步氣力，或者還算是你的陰功積德。該一百年成仙的，作了九九年半就得了，豈不便宜了半年、一百八天的光陰。」說罷，冷笑一聲，把采和一推，直推到那張又香又軟的繡榻上去。采和覺得這道姑力大無窮，著這一手，宛然受了千斤的力量一般。而道姑自己卻又似撥動燈草梗兒，絲毫不費氣力似的，真估計不出這女人有多少神力。心中又駭又怕，料想和他鬥氣，是不成功了。只有軟求的一法兒，正待立定身子，開口哀求，道姑哪裡由他發言，又是一手，將他提了起來，放在牀上，就把牀被頭替他蓋住，含笑說聲：「對不住，失陪了。」說著，又搖搖頭，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是不配陪你的。那陪你的人，也快來了。你可再不許那樣冷面面向人。」說罷，一笑而去。

但聽呀的一聲，門已帶上。接著，又聽他在外面反扣了門。盡你再三呼喊，也沒有人來睬你。采和想到道姑臨去那幾句話，難道這樣一位小姐，竟能不顧廉恥，自來薦枕麼？若果如此，我將如何對付？又想到道姑如此大力，萬一我和他家小姐相持，他卻前來相助，硬要陷我破這色戒，那我真只有死之一法了。

如此胡思亂想了一會兒，忽然省悟轉來道：「修道人隨遇而安，履險如夷，若因纖芥之事，縈心不釋，那與俗人得失利害心腸，有何分別？別想它吧。」心中一定，神安體泰，栩栩然入夢去了。睡不多時，忽聽得開門之聲，一個女子聲氣，悄悄地說道：「這郎君可曾睡熟。」采和從夢中驚醒，心旌大動起來。未知來者是誰？卻看下回分解